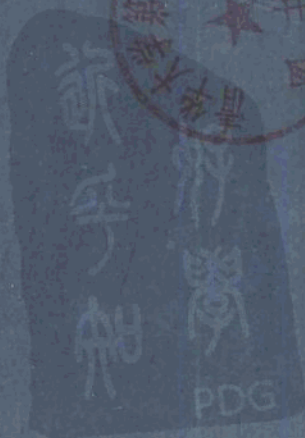


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

十二



嵒湖鑄雪齋

聊齋誌異卷之十二

○○○二班

般陽蒲松齡



殷元禮，雲南人，善射，多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疾趨之。既至，兩人問客何來，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也。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為班爪，一為班牙，便謂先生子，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岩谷，藝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亦即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

則一老嫗僵卧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炬，榻請客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觸，妨礙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圍之。為灸數十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曰：「倉猝不知客至，望勿以藉藉為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塊。二班雖誠朴，而粗莽可惧。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瘤破為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炷，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群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噬衣盡碎。自

嵒湖鑄雪齋

一七〇一

公必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俱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惧無投止。遇一媼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吃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媼曰：「余即石室中灸瘤之病媼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媼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媼亦以陶甌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問：「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媼曰：「兩兒遣逆先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沉醉。酣眠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廬，孤坐岩上，聞岩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癰痕，皆大如拳，駭極。

惟恐其覺潛踪而遁始悟兩虎即二班也。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掙拒。某繼殺之。州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沉其中。王見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雷電繞豪家。霹靂一聲。龍下攫豪首去。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視則豪頭也。官知鞠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不然何以能爾也。奇哉。

鳥使

羌城史烏程家居。忽有鳥集屋上。香色類鴉。史見之。告家

嵒湖鑄雪齋

人曰夫人遣烏使召我矣急備後事某日當死至日果卒殯日鵝復至隨楊緩飛由苑之新及殯鵝始不見長山吳木欣目觀之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憩于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語生舉匕勸飲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嚙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酒盡不復沽苗生曰惜大飲酒使人悶損起向壚頭沽提巨甕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釀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為盡數觴苗以羹橈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馬病卧于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正無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

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鷄為神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既飲可也。引壺一瓶。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生場事畢。三四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携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為禮。相並襍坐。豪飲甚歡。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苦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罪不至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巖憑臨。眼界空。苗信口續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

嵒湖鑄雪齋

足如赦我者勿作矣。衆弗聽。苗不可復忍。遽倣作龍吟。山谷
響應。又起俛仰。作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觴。再
酌時已半酣。客又互誦。闌中作送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
豁拳。勝負屢分。而諸客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
此等文。只宜向牀頭對婆子誦耳。屬衆中刺者。可厭也。衆有
慚色。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
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
華陰。忽見穉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穉捉鞋。使不得行。
靳乃下馬問其何為。答曰。我今為苗氏之張。從役良苦。必再殺
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後。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于虎。然必在

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子是日多邀文士于此即為故人謀也。靳不敢辨敬諾而別至寓所思終夜莫知為謀自拊背約以聽鬼責適有表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上竊懷忌嫉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其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臻至會郡守登嶺上與蔣為通家聞蔣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服冠服交着未完虎驟至啾蔣而奔。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捉衿袖強人聽聞者欠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詐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在也然嫉忌者

嵒湖鑄雪齋

易服而斃則知苗亦無心者耶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日行術歸道遇一狼吐畏物躡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聞狼前歡躍畧曳袍服即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幾至穴見一狼病卧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惧甚前狼急入其群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竊泰被盜殺于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為竈倖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信械之毛寃極不

能自伸。惟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役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及暮不至。三人遂反。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向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為我昭雪。回去撈掠死矣。狼見毛被繫。怒奔。隸以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二三聲。山中百狼群集。圍旋隸。大窘。競前噬繫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一狼踞道。履委道上。官過之。狼又踞履奔前。置于道。官命收履。狼乃去。官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薪者。被二狼追逐。踣其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甯者必薪鞠之。果然。蓋薪殺

嵒湖鑄雪齋

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收拾被狼啣去也。

昔一媼^德婆出歸遇一狼阻道常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
鴻狼方晚不下媼為用力撲捺產下放歸明日狼啣鹿
由置其家以報之可知此事從來多有。

浙東生

浙東生房某客于陝教授生徒嘗以胆力自詡一夜裸卧
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咻然四足
撓動大惧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死經一時許覺
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嚏乃蘇見室中燈火熒々床邊坐一美人
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生知為狐益惧女漸與戲胆始弛

遂共狎昵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女卧床頭生潛以獵網蒙之
女醒不敢動但哀乞生笑不前女忽化白氣從床下出恚曰終非
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凌空翕飛食頃
女釋手生暈然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採木為圈絕作網
以覆其口生墜網上網為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
阱中仰見卧人躍上近不盈尺心胆俱碎園丁來飼虎見而怪之
扶上已死移時漸甦備言其故其地乃浙界離家止四百餘里矣主人
贈以貲遣歸告人雖得兩次死然非狐則實不能歸也

土化兔

靖逆侯張勳鎮蘭州時出獵獲兔甚多中有半身或兩肢尚

為土質一時秦中爭傳土能化兔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電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安氏葵道經電神李左車祠入遊眺
祠前有池水清澈有朱魚數尾游泳其中內一斜尾魚嗷呷水
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急止勿擊問其故言池
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其附會之誣竟擲之既而升
車東行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蔽日雷落大如綿子又行里
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追及與語則竟不知有電也問之
前行者亦云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耶猶未深異安村外
有閭聖祠適有裨販客釋肩門外忽棄篋篋中投架

上大乃旋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紼
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不自知其所言亦不識唐為何人劉氏聞之
大惧村去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
敢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主人曰雷神靈蹟最著
常托生人以為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
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雹于
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于天然業已神矣何必翹然自異
哉唐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
求信于君子也

嵒湖鑄雪齋

乩仙

章邱朱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以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批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妄。後以故偶過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見一叟收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猪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荅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老董斯亦神矣。

蝎客

南高販蝎者。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木鉗入山。探穴發石。搜捉之。一歲高復來。寓客肆。忽覺心動。毛髮森悚。急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于蠱鬼。將殺我矣。急垂拯救。主人顧

室中有巨甕，乃使躡伏以窺。覆之移時，一人奔入，黃髮猙獰，問主人而客安在。荅曰：「他出。」其人入室，四顧，鼻作臭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無恙矣。」及啓甕視，客已化為血水。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升字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凡八之。弟二之月生觖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害鏹，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覩無人就床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故云。月生固哀之，怒曰：